内省二则

虹 影

对后代的渴望

从未想过要后代。我曾是不婚者,自然也是丁克。我一向认为两人世界是最完美世界,没有拖累,一身轻,想去任何地方都方便。没有任何责任,如果分手,也容易,自由自在。

我不想有后代,绝对不想,任何朋友和我谈她的孩子,我头回听会耐心,第二回听会不耐烦。我讨厌孩子,我的姐姐哥哥,从小长大的院子里邻居们的孩子,叫呀哭呀,生病呀,江里游泳淹死呀,捣蛋呀,孩子是人质,绑架大人一生。不,我不要孩子,绝不能要。

可是我自以为有了家,有了第二个世界,遭其变后,又逢母亲离去,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多么想拥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鲜活、纯洁、善良,对我充满无私的爱,那就是一个孩子。我意识到这一点,悲恸痛欲绝,我已四十五岁,错失了当母亲最好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可就是这一年,我怀孕了。上天曾经从我身上拿走的,现在以另外的形式补偿给我。

陪伴养育孩子的过程,让我重新度过一次童年。我学着做一个好母亲,也为了孩子,我写了奇幻青少年小说《神奇少女:米米朵拉》和《神奇少年桑桑系列》五本,真难以相信,时间转眼已过,十四年了。

关系

最早警觉这词在幼年,人说这个人和那个人有关系,是指男女性事。长大一些才懂这词很中性,将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连,放在一起,组合,断裂。只要你思考,它们就有了关系,比如人与水,人需要水,像需要空气一样,人和水有了关系;我和母亲关系非同寻常,她给了我生命,我是属于她的孩子,最初的关系,是僵硬的,藏着真实的感情和秘密,几十年下来,我与她的关系解冻了,可还是藏着秘密,最后我用文字来和解。与亲人的血缘关系,我是无法决定的,前世已定。那与非亲人的关系,我或许可以决定,可以截断关系,相忘于江湖。

时间会化解一切关系的火与冰。

很多年,我害怕与人产生关系,我自闭,能没关系,就没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投桃报李,道不同不相为谋。全是与人的关系。那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你存在其中,你不产生关系都不行。比如我的成长过程,1962年(出生),1968年(我六岁),1976年(我十四岁,上初中)年,不数了,哪一样和国家大变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有这繁杂理不清的关系,才产生了那么多萦绕在心上的如烟往事。为了厘清我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我学会讲故事,因为之前有个叫山鲁佐德的女子是凭着一千零一个故事活了下来的。

芭蕉扇

吉卫平

芭蕉扇又叫蒲扇、蒲葵扇。这种扇子轻便风大,价格低廉。从先秦到现代也有人家会在自家的芭蕉扇上写下以自己姓氏的字样如"张记""李记"。家境优渥的人家会在扇面上画上山水花鸟之类的图案。还在扇柄的末端钻个眼,穿进一截红丝绳挽上一个蝴蝶结,再坠上一块晶莹剔透的绿色玉片或其他心爱的小挂件什么的。

孩提时的盛夏时节,每当午睡时,外婆总是习惯用芭蕉扇不停地摇来摇去,在扇子的挥舞中,睡意渐浓的我慢慢进入梦乡。

那时候,我们家通常也有几把大小不一的芭蕉扇。细心的外婆扯下几条窄长的布条,沿着扇沿儿密密地缝上一圈,使用起来不易损坏,还能延长扇子的使用寿命。

晨曦初照,刚露头的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就有人家在屋外的场地上生起了煤炉,霎时徐徐升起的炊烟在空中飘忽起伏。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来回扇动着,没过多久,炉堂内蹿出了蓝色的火苗……

夏日的傍晚燥热不堪,人们会搬出凳子、躺椅、竹榻什么的,来到离家不远的场外空地上,个个都在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扇子。更有甚者,把芭蕉扇插在后背的腰间,把背部的汗水与衣服隔开,达到防暑降温的效果。

尽管那时还有其他扇子,折扇、羽毛扇、竹扇,考究人家有檀香扇、绢扇,但大都是摆摆样子中看不中用,芭蕉扇身价虽然不高,但是人们对它却珍爱有加。扇子本是摇动生风取凉的工具,既能祛暑纳凉,又能驱蚊护身,既是生活用品又富有文化气息,说起来,芭蕉扇的好处太多了。

这几只流浪猫,早已经没有娘了。

这是正给猫喂食的大嫂告诉我的。我走过幼儿园铁栅栏,一只周身全黑的瘦弱的猫,趴在铁杆间"喵喵"地叫。大嫂开了一个罐头,挖出一半,给了人行道边的咖啡色肥猫,另一半倒在盘子上,放进栅栏里去。对着黑猫,软软地说:别急,就给你了,慢慢吃吧。转身对我说:它胆小,不敢出来,怕受那只肥猫欺负。

我终于明白,一段时间来,走过这里,那只咖啡色肥猫,静静蹲守着,是等谁了。

每次见到大嫂,都是黄昏时分的那个点。有一次过了那个点,见到蹲在地上喂食的是一位大妈,满头白发。她在水泥地上倒下的是浅褐色的小颗粒。肥猫有点懒得搭理,用爪子扒拉来扒拉去。

我说,已有位大嫂来喂过,它都吃饱了。大妈应道,我是几个楼盘都转一圈,有好几只流浪猫,都给它们喂一点。都是好心人,你家里也养啦?大妈一下嗓子亮了:养了9只!大户人家啊!她乐了。脸上的表情,有点自得。一天伙食费也不少呢?还好。那些流浪猫可怜。体育馆边上一只流浪猫,被食堂的厨师打断了腿,血流了一地,我抱去医院,花了千把块钱。有退休工资,儿子办了小厂,够花。还要给你9个宝贝搭个大窝?晚上跟我睡。

猫娘

宁 白

我脑子里瞬间出现大猫小猫横竖一床的混乱景象。

你老头有意见了。有意见,就让他滚蛋!声调高亮。边说边转身走了,回头,一脸笑容。我看到了她满脸皱纹里的娇嗔。

第二天,一位时髦的中年妇女在给肥猫喂食。

她喂的是寸把长的一丝丝白条状的东西。问她是何物?她说,是鸡胸脯肉,煮熟撕碎,它们爱吃。说着,匀出一些放在一只小巧的白塑料盘子上,递进了栅栏里。"喵喵"叫着的黑猫,晶亮的绿眼睛,盯着盘子。

看它们吃得差不多了,她对着猫问,香不香啊?没等应答,站了起来。穿着半高跟鞋的身子笔直,手腕挎着精致的小包。问她,你家也养着猫?没有,有时看着它们饿得不停叫,蛮心痛的。就让家里阿姨弄一点,下班时路过喂它们。

那两只猫,也不像流浪猫了,皮毛光亮,很精神。这都是好品种,很有灵性。那只肥猫,有时,远远看到我,就跳着跑到跟前,围着脚转。

我想起,不远处严家路上夏衍先生故居,老屋房脊上的那只猫,两眼温驯,悠闲漫步,有时抬头凝视,仿佛在等着遥远的主人归来。

我也去过夏衍故居,挺好看的一只黄白花猫,它是受了上一辈的委托了,知道主人对它的好。给这两只猫喂食的有好几个好心人,应该不会饿着吧?也有漏了的时候。有几个给喂得太好了,我只是补充一点。

她步履匆匆地走了。觉得,这个快节奏的女人,似乎是为了两只野猫,挤出了闲暇。

那个"喂得太好"的给猫吃罐头的大嫂,有好几天不见了。

再见到大嫂时,她仍在打开着一个罐头。嘴里嘀咕:给你好东西吃,怎么还抓我?那份温存,如同是对着婴儿的呢喃。旁边站着一男一女两青年,女的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猫。

你做好事,把年轻人引过来了。那是我儿子啊。儿子也喜欢猫?我是来叫她回家吃晚饭的,我妈都成了"猫娘"了!

一阵开心的笑。那三只猫不会知道,这笑声,是人类对异族一次友爱的走近。

这时,有一男孩走了过来,蹲下身,伸手要去摸吃食的肥猫。他妈妈也蹲下了:宝贝别摸,阿婆正喂猫咪吃饭呢。离开时,我想,回家路上,年轻妈妈大概会给孩子讲一个关于"善良"的故事。

那个要让丈夫"滚蛋"的大妈,怎么也多日不见过来了呢?在她的"训导"下,说不定,以后再见到她时,她的身边会站着一位"猫爸"。

放学路上(中国画) 刘呈欣

诗四首

华振鹤

夏夜

今夜月色更清明,
云挂碧虚在在轻。
持扇漫摇消暑气,
无声天籁静中听。

过废地,听蝉鸣

荒屋半倾秽草蒙,
如何蝉鸣出蒿蓬。
丝丝飘入行人耳,
墙外时听曼妙音。

陆家嘴滨江公园

南来浦水此东流,
变化魔都笑海楼。
独占熏风茶作酒,
闲看上下几江鸥。

杂感

夜卧危楼百感生,
沧桑犹历旧踪尘。
何当对影微风里,
云净烟轻又一春。

客居上海,逢百多年不遇的盛夏高温。傍晚,东北的朋友微信传来一张天气预报截图:24摄氏度。他说,"我在散步,穿短裤有点凉。"我看了看手机天气,这边是35摄氏度,只比白天略低4度。

好在已经出梅,不用太担心通风,平日可以关严窗将热浪挡在外面,有时也拉上窗帘,挡住日光炙烤。阳台的拉门也闭紧,阳台俨然隔离带,将热气又阻住一些,而阳台变身为烤箱,轻易不敢打开。只是夜半辗转睡不安稳时,会小心翼翼过去,打开窗透透气,这时风是温热的,徐徐而入,像难为情,又像是歉疚。

夜里睡不实,睡眠时间不过四五个小时,六点左右被鸟儿们蝉们吵醒,它们也是被热叫醒的吗?向热而生,还是要强打精神。早饭通常简单,鸡蛋、玉米各煮两个,温水冲杯东北豆粉,匆匆吃过,赶早出门。说是早,七点半也已是暑气蒸腾。看不到日头在哪里,只觉得白晃晃的阳光烈焰般兜头而下。到了单位楼下,停车下车,快步奔进办公楼,用不上五六秒。算来,这一早在室外,也不足半分钟。

下班也同样,烈日当头,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就躲进有空调的屋子。有时也会停下,为着小区门口几位老人家摆得红红绿绿紫紫白白自家种的蔬菜,她们用我不甚听得懂的金山话告诉我,"都是在太阳下长出来的"。我听明白,意思是和大棚里的蔬菜不一样。有时会黄瓜、番茄各挑两三个,老人家用杆秤认真地称,认真地给我看秤杆上的星,再拿出塑封的收款二维码让我扫。

盛夏帖

高 艳

酷热天,合胃口的还是蔬菜,最爱做的是凉拌面,清凉爽口,又简单。先将荞麦面下进烧开的滚水里,煮熟,过凉,捞出,放入去皮切丝的黄瓜、番茄。有时也会摊两个鸡蛋在油锅里,成饼后,也切丝,一起拌入面。凉拌面的关键点是调料汁,蒜末、葱花、白芝麻、辣椒粉淋入热油,香味顿时四溢。再加少许白糖、盐,再适量生抽、蚝油,陈醋要多放些。料汁倒入面里,和黄瓜、番茄、鸡蛋一起搅拌,红黄绿不由让眼睛一亮,入口,微酸微辣,刺激着味蕾,精神也为之一振。

疫情期间的小区"团长"仍坚持四处张罗好物,团下的福建乌叶荔枝,粉红,个大饱满。从冰箱拿出,洗净,用指甲轻轻揭起,外皮轻易打开,果肉晶莹透亮,凝如羊脂,一颗颗堆于日式方盘,状如玉雕。待入口中,轻咬一下,果肉挤压后汁液释放,冰凉甜滑,顺口腔、咽喉直入胃部。

金山特产小黄西瓜名曰"小皇冠",虽价格不菲,确当得起"冠"字。在冰箱里历经多日低温,"小皇冠"拿在手上就已冰冰凉。皮薄,对切时,刚落刀即听得清脆的"咔嚓"声,自己裂开,汁水立时流下。瓜瓤嫩黄清甜,几无纤维,有入口即化之感。一口一口落肚,沁人心脾,顿觉清凉。

还有冰镇的葡萄、有机香瓜,香气馥郁,也极可口,吃出了小时候的那种久违的甜,连嗜甜的儿子都说,怎么甜得这么热烈,不管不顾,真是不可思议。加之凉,消解了许多潺热难耐,让人的精气神一次次从萎靡中复苏,暑热中的日子过起来,也并不如外人觉得那般难。

闻闻那株脱力草

张秀英

那年冬天,我又发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坐不安,晚上睡不宁,止咳的药水喝了几瓶效果还是不佳,母亲着急跳脚。祖母来了,两手交叉环抱,抱着几个草把。草已干枯,草叶褐红色,草秆像柴干,还没凑近草把,一股中药的腥味已先钻进我的鼻子,腥味里夹带一点点枣子香味。祖母说这是脱力草,治我的咳嗽有用。母亲伸手接过,问:阿妈,你哪里弄来的,我这两天找遍田头路边都没找见。祖母说,我是夏日里看见了,心里记住了,所以一找一个准。

半小时后,厨房传来了浓重的药草味,那气味有点苦、有点凉、有点涩。不一会,冒着热气的汤药就捧在了我的手里。汤呈红色,像酱油汤,汤里浮着一个水潽鸡蛋,蛋白也被染上了汤的颜色。祖母轻声说:喝吧,趁热,一口气喝完,鸡蛋也得吃完。我皱着眉头,嫌难闻,嫌味苦,祖母说:这是药的味道,药又不是糖,苦是对的。

脱力草对路,连喝三天,我的咳嗽无影无踪。我要谢谢脱力草,可草长什么样呢?我不认识脱力草是不应该的,我让祖母带我去认认草。祖母说,你记牢那碗汤药味,明年开了春,入了夏,草堆里鼻子嗅嗅,就能辨认出了。祖母从不诓人,我带着怀疑,将药渣闻了又闻。脱力草,我先记住的是它的气味,就如记住人的气味一样。

转眼已是夏天,那日我和小莲在弄堂里避暑,我们学做女红说着悄悄话。小莲抽抽鼻子:这是什么味,苦兮兮腥嗒嗒,不好闻。我反应极快:像去冬那碗汤药的味道!对,是脱力草的气味。

不停地抽动鼻子,寻着气味一路找去,弄堂尽头是竹园,竹叶沙沙,竹影摇曳,一时竟辨不明方向。小莲说,别急,先用鼻子再用眼睛。我站在竹影下深呼吸,又一阵风吹过,鼻子里钻进一丝凉、一丝涩,一丝淡淡枣子香里夹着苦。循着风来的方向看过去、走过去,我看到了一丛草,草齐腰高,青绿色,叶片宽大,一张叶片有几个小叶片组成,摸上去有种毛绒感,草秆像农田里的棉花秆。这就是脱力草?小莲说不认识。小莲怎知久咳不止的苦恼,又怎知苦药入了口的甘甜。我蹲下身,伸手拉过草叶靠近鼻子,最后干脆将头钻进了草丛里,是的,是去冬祖母送来、母亲煎熬的汤药的味道,我想它们应该就是脱力草。可我年年来竹园,为何今天才看见它们呢?

晚上,和母亲说起竹园里的草,她说:对,你没记错也没认错,那些是脱力草,你祖母今春才从别处挖了根种在竹园里的,她说你的咳嗽是劳伤,到了冬天不小心还会发作,种些草,备着。祖母去年有心记草的住地,今年有心种了草在自家竹园里。

如今,我的咳嗽毛病已断根几十年了,但我家楼下还种着几株脱力草,这是母亲从老家搬迁过来的,母亲说:脱力草是药草,我也种一些备着。而我,每次看见脱力草,就会不由自主地抽鼻子,有时会弯了腰、面孔贴着脱力草的叶子,闻了也觉神情愉悦,此时,我也一定会想起祖母,想起母亲。

十日谈

大自然的气息

责编:王瑜明

去三个地方寻找春的气息,请看明日本栏。